



树花不畏寒者为枇杷

■董雪丹 文/图



初冬的中原大地上，众花摇落、腊梅尚未登场时，可以花开满树、香达肺腑的花儿，应该就是枇杷了。

宋朝诗人董嗣杲写过一首《枇杷花》，诗中有“花开抵得北风寒”、“冻香便觉饴如蜜”之句，清清楚楚地都说了出枇杷花抵挡得了冬日的寒风。还有一句“果收初夏摘金丸”明明白白地在说枇杷果成熟的时间。夏日里品味枇杷的甜香，伤风咳嗽吃枇杷膏时，还真是很难想起它在冬日里凌寒绽放的花朵。

枇杷是和小寒节气对应的第一种花：“草花不畏寒者为款冬。树花不畏寒者为枇杷。并性坚贞，可以亢冬日祁寒……”翻开《花开未觉岁月深：二十四节气七十二候花信风》，发现了这句有关枇杷的美言。这是一本很美的书，重现了一百余年前日本画家巨势小石的手绘原稿——他画出了七十二候对应的花卉花开时的惊艳时刻，枇杷花在他的笔下也很美、很冷艳。

看身边的枇杷树，却没有这么惊艳——我开始竟没注意过它的花儿。可能是因为它的总花梗和花梗密生锈色的绒毛吧，远远看去，它是那么暗淡无光，那么容易被忽略。真正走近，才能发现它朴拙之中溢出的光华，仔细看去，枇杷花五瓣，白色或淡淡的黄色，五至十朵成一束，映着冬季依然蓊蓊郁郁的枇杷叶，愈发显出花之白、叶之绿。

枇杷花色彩虽不惊人，淡淡的药香却迷人。当然不会让所有人着迷，哪一味药都不可能治愈所有的病，更何况还有一句：甲之蜜糖，乙之砒霜。我是喜欢它这独一无二的品格的，喜欢它周身发散的若有若无的药香。尤其在冬天的雨后或雪中，觉得这清新爽肺的花香可以叫幽香，可以叫冷香，还可以叫雪香。这时节闻到这样的香，真是人生快事。

第一次听到枇杷树的名字，一下子就想到弹拨类民族乐器琵琶，当时还想，它们之间，有什么联系呢？后来才知道，是因树的叶子形似琵琶而得名。有关枇杷与琵琶，还有一个很风雅、很有趣的小故事：明朝画家沈石

田有一次收到友人送来的一盒礼物，并附信：“敬奉琵琶，望祈笑纳。”他打开盒子，看到新鲜的枇杷，不由微笑，复信：“承惠琵琶，开奁视之，听之无声，食之有味。”友人见信，作一首打油诗自嘲：“枇杷不是此琵琶，只怨当年识字差。若是琵琶能结果，满城箫管尽开花。”

枇杷与琵琶，这同音的两个名字让我有一种联想：冬去春来，枇杷树上结满了青青的果子，躲在琵琶形的绿叶之间。面对这些调皮的小果子，若在枇杷树下用琵琶奏一曲《十面埋伏》，给埋伏在枝叶间的果子们听，它们会兴奋得闪出光芒、灿若群星吗？它们的灿烂，应该是成熟吧，渐渐地从青绿变成黄或桔黄。枇杷的果子既然可以用来送礼，应该是很美味的。成熟的枇杷果不只酸甜芳香，还含有丰富的营养。不只能食，药用还有清肺胃热、降气化痰的功效。枇杷的品种很多，果子有圆圆的，有椭圆的，有扁扁圆圆的，大大小小，品种不同，长相不同，香味也各异。

除却食用、药用，有关枇杷我记忆最深的是明代归有光《项脊轩志》中的一句：“庭有枇杷树，吾妻死之年所手植也，今已亭亭如盖矣。”看似平平淡淡句子，这棵枇杷树却仿佛就在眼前，亭亭如盖，很有画面感，还让人感受到一种蓬勃的生机，但与之对应的，是斯人已逝、物是人非，也因此，愈发让人心动、心痛。纵然枇杷的花、叶、果皆可疗疾，又如何医治这种心痛？此句无一字言悲，悲伤却如潮水；无一句言思，思念却已漫溢。这世间，总有一种情感，可以在严冬里开出清香的花儿，一如枇杷。我的想像中，更愿意把这个回忆的场景设置在冬日枇杷花开时，一种清冷的香，萦绕着一缕清冷的想念。



愿望

■王红丽

半晌时分，山脚下
的集市上热闹非凡，各
种叫卖声此起彼伏，各
色人等摩肩接踵。刘运
刚卖了两担柴，怀揣银
子准备回家。

正走着，刘运忽然
感觉路边发出一道炫目的
白光，抬头望去，一只
纯色的白狐立在那里，
双耳圆绒，黑色鼻头，一
对眼睛满含忧郁地半眯着，
脖子上的绳索被身边的一个猎户攥在手
里。刘运走过去，白狐看着他，眼中竟然渗出泪
来。泪水融化了刘运，他一时珍惜的不能自己。
他问猎户多钱可卖，一番讨价还价之后，刘运掏出身上的银子，接过了猎户递过来的绳子。刘运把白狐牵至山林处，解开绳索对它说：“你走吧。”白狐站着没动。刘运不解地看着它。

白狐说：“我有一个宝
贝，为了感谢您的救命之恩，我可以通过它满
足您的所有愿望。”刘运笑道：“真有此事？”白
狐说：“请跟我来。”刘运跟着白狐来到一个山洞深
处，白狐用爪子扒开乱草，露出一个椭圆形带
洞洞的陶器来。白狐说：“这个叫埙，当你吹响它，
说出你的愿望，它就能够满足你，不过一年
只能使用一次。”刘运想了想，由于自幼家中贫
穷，到现在他还是光棍一条呢，他吹响了埙，希
望能有一个妻子。话音未落，从洞口袅袅娜娜
进来一位女子，面容姣好，温婉雅致，对着刘运
轻呼夫君，弯腰一揖。刘运喜不自禁，手握女子
走出洞去。

回到家中，刘运和
女子相亲相爱，相敬如
宾。他更卖力地上山打

柴，可还是不能带给女
子优裕的生活。于是，一
年后的一天，他再次吹
响埙，希望给他们以荣
华富贵。然后他们的茅
草屋不见了，随之而起
的是红瓦灰墙，高大宽
敞的院落。他们吃着珍
馐美味，穿着绫罗绸缎，
院子里仆人成群，随时
恭候着他们的吩咐。

又过了一段时间，
刘运感到这样的日子过
得也有些腻歪，于是开
始寻找刺激。他出钱让
猎户们上山打猎，凡是
山上能够打得到的野
味，只要交给他就会有
赏，野兔、野鹿、水貂、蟒
蛇……他们家的餐桌每
天都变换着不同的花
样。后来猎户打不到猎
物了，他又吹响了埙，以
使他们家依然能够源源
不断地吃到野味。

再后来，他和妻子
都感染了野生动物身
上的病毒，得了重病。为
了治病，他们变卖了家产，
但是依然没能挽回妻子
的性命。时间没到，他不
能吹埙，病弱的刘运躺在
在床上奄奄一息。

这一天白狐悄悄地
来到他的身边，对他说：
“由于你滥杀野生动物
违背了戒律，这个埙只
能再用最后一次，你想
要什么？”刘运有气无力
地说：“我要活命，活着
就行。”白狐替他吹响了
埙，然后就带着埙离开
了。

过了些时日，刘运
的身体恢复过来，可以
下床活动了。他又住到了
从前的茅草屋里，孤
身一人，家徒四壁。回想
起前段时间的经历，他
好像是做了一个梦。他
从墙上取下刀具，出门
上山砍柴。